

洩漏機密

有兩篇與保防有關之歷史故事，或涉及洩漏公務機密，或談危機處理進退之道，均有可供惕勵借鑒之處。現分別述之如下：

機密外洩

柏楊在其所著〈讀通鑑、論歷史〉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黑龍江省渤海王國國王大武藝（大、姓）派他的胞弟大門藝跟他的舅父任雅，率軍攻擊黑水靺鞨部落（烏蘇里江東），大門藝勸阻，大武藝不接受，仍強迫他出征，大門藝率軍抵達邊境，再寫信回來勸阻，大武藝怒不可遏，派堂兄大壹夏接替他的元帥職務，命他回京，打算處死，大門藝遂拋棄大軍，繞道小路，投奔中國，唐玄宗李隆基命他當左驍衛將軍。大武藝得悉後暴跳如雷，乃派使節上疏李隆基，指控大門藝有罪，請求中國處斬大門藝。李隆基把大門藝秘密送到安西（新疆省庫車縣），留下渤海王國的使節，另派欽差去渤海王國，告訴大武藝說：「已把大門藝流放到嶺南（南嶺以南）。」可是大武藝事前已得到相關情報，乃上疏說：「天朝大國，應該誠信待人，怎麼可以有欺騙小動作？」堅決要求誅殺大門藝。李隆基因藩屬事務部副部長（鴻臚少卿）李邃道、源復不能監督屬官，以致洩漏國家的機密，予以貶降，暫時命大門藝前往嶺南，作為對大武藝的回應。

司馬光曰：「聖明的君王所以使四方蠻族都心悅誠服，依靠的不過是威武和誠信而已，大門藝因忠心而被認為有罪，投奔中國，中國自應調查是非真偽，獎勵大門藝而處罰大武藝，才是立國的正道，即令不能討伐，也應該正正當當的把大門藝無罪的原因告訴大武藝。而今李隆基不能使大武藝屈服，恩德不能庇護大門藝不受流刑，卻效法市井小人物，瞪著眼睛說謊，竟被小國當面拆穿，受到窘困，卻怪罪藩屬事務部洩漏機密，豈不羞愧。」

柏楊在評述這段歷史故事時說：「李隆基對大氏兄弟窩裡鬥的處理態度，誠如司馬光所言應受批判，但司馬光認為不應該處罰洩漏機密的官員，卻值得商討。任何情形之下洩漏國家機密都是一種罪行，兩國相交，可能因外交官一句不謹慎的話，引起戰爭，或埋伏下以後殺戮的種子，如果是接受賄賂，出賣情報，就更嚴重。政府處罰違法亂紀官員的行為，不但不羞愧，恰恰相反，明察秋毫，執法不阿，應是最高光榮。」

這篇以渤海王國大氏兄弟鬩牆失和，爭鬥相殘之報導，使我們對當時唐王朝與其鄰近藩屬邦誼間之往來情形，有一概略之認識。渤海王國其屬地散居在長白山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在歷史上靺鞨、女真等名稱都是他的前身，唐朝時建立渤海國，北宋時建立金國政權，到了明末在努爾哈赤的領導下，建立後金國，明崇禎八年，皇太極廢除女真舊稱，正式定族名為滿洲，並且在他手中建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帝國。

從這段歷史溯源，可以使我們更清晰認識並瞭解渤海王國自初建立及其日後演變發展之一段史實。本篇故事敘述渤海王國國王大武藝不顧其同胞兄弟大門藝勸阻，執意掀起戰爭，大動干戈，攻擊黑水靺鞨部落，其弟在屢勸無效下，遂拋棄所率大軍，遠走中國，循求唐王朝政治庇護，大武藝為此惱羞成怒，不惜頻頻出語恐嚇，誓言將其弟引渡回國繩之於法，兄弟因此成陌路。唐王朝針對此一邦誼突發事件，由於經驗不足，一時間竟手足無措，亂了章法，加上臨事態度曖昧，舉棋不定，致被司馬光譏為缺少「誠信」，不像天朝大國所為。

至於柏楊在文中駁斥司馬光評述不應該處罰洩漏機密官員之一番談話，極為中肯，言之有理；按公務人員依法應絕對保守國家機密，於處理機密公務時，並須採取保密措施，嚴防洩密，如不依相關規定嚴格遵行，致觸犯法規，自應受失職之處分。這裡所稱國家機密，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機密等級者屬之。

上述故事，唐王朝藩屬事務部鴻臚少卿等相關官員，由於事前沒有做好或盡到良好保護管理之職責，才會將己秘密遺送大門藝至安西一地之消息洩漏出去，致釀成事後紛爭不斷，並被渤海王國誣陷為「誠信」不足，造成顏面盡失之不良後果，故言語不慎最需注意，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負責機密文書經辦人員應不斷督促要求自己，做到「有要緊之事機，不可輕與人言；有要緊之筆札，不可輕落人手」，時時小心，處處檢點，庶幾可保並維護機密安全於無虞。

危機處理

曾國藩認為自己和九弟（國荃）雖然常在外做官，但家人不可因此而仗勢欺人，而且還更應忍讓，在這一方面要學習唐代宗的作法。唐代宗李豫四女昇平公主平時最得代宗歡心，十餘歲時，下嫁大功臣郭子儀的六子郭曖為妻，「恩寵冠於戚里，歲時賜賞珍玩，不可勝記」，可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代宗卻能把握原則，從不遷就姑息縱容於她。

郭曖有一次與昇平公主發生爭執，郭曖說：「你依仗有個天子的父親嗎？我父親還不願做天子呢！」公主氣憤異常，乘車回宮上報父皇，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仗曖數十。

這段歷史典故，在電視台戲劇節目中常播出，越劇（紹興戲）〈打金枝〉，描述的就是這段史實，為使戲劇效果彰顯突出，在劇情中特添加了男主角毆打公主操戈畫面，觀眾於欣賞之餘，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唐代宗於本故事中雖貴為皇帝，惟在得知兒女閨房起勃谿後，仍能明辨是非，堅持原則，不因家庭間細碎齟齬妨害了既有君臣間關係，更不以子女一時之言語衝突遽下評斷，且對家庭成員間彼此關係看得如此透徹，確屬難能可貴。

本篇故事男主角郭曖之父郭子儀，在當時可是一位響叮噠之大人物，歷經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等四朝，曾平定安使之亂，功為中興諸將冠，身繫唐室安危垂二十年，難怪其子郭曖在與公主爭吵，彼此互不相讓時，竟脫口說出「我父親還不願作天子呢！」一番自大悖逆之詞。柏楊在〈讀通鑑、論歷史〉一書中說道：「大多數對國家有貢獻的人，最後往往都是被逐，被囚，被殺，

或在死後禍延子孫，只郭子儀是極少數的例外」，何以郭子儀能自外於險惡之權力鬥爭中，獨享晚年，並安渡餘生，原因無他，蓋彼深諳進退之道，該藏鋒露拙時，絕不矜功或倨驕傲慢。

當渠聽聞其子與公主因言語起齟齬，並出言不遜後，立即趕在第一時間因應危機處理，囚其子，入待請罪，上雖不怪責，然子儀認為其子言行已嚴重逾越背離了一般教化禮俗，因此在其返回自宅後，毫不留情地予以痛責撻楚，由這裡可看出渠平時管教子女態度及應事小心謹慎之一般。

有關郭子儀個人行誼風範，這裡再舉一事說明。唐玄宗（唐明皇）時，曾有太監因妒忌郭子儀，有一次特挑撥玄宗下令把他父親的墳給挖了，這可是一件傷風敗俗的大事，唐代宗特為此代其祖父向郭子儀致歉說不該挖了他的祖墳，讓其先人在地下不得安寧，郭子儀答以「陛下不要難過，我帶兵幾十年，我的部下挖人家的祖墳，不知道有多少，我想這應該是報應」。

像這樣得體並含有自諷消遣意味之應對談話，難怪柏楊會說在歷代官場人物中，郭子儀是極少數例外。曾國藩，郭子儀都是絕頂聰明之士，知道「器滿必傾」之道理，身居要津，更須表現謙虛，修容有度，所謂「富貴常蹈危機」，要不露圭角，懂得斂藏，才能持盈保泰，安穩渡過一生。

轉錄自清流月刊 93 年 1 月號作者胡黔立